

劝学忆慈恩

周大钧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家乡桐城东乡周家潭上小学。国文老师周朗恒先生为激励学生勤奋读书，早日成才，板书唐朝大臣、书法家颜真卿《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劝诫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屁孩”要珍惜大好时光，勤学上进，学有所成，读有所用；否则，到老一事无成，后悔晚矣。从此，我熟读《劝学》，牢记终生。不过，那时年幼无知，虽然晓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但并未领悟到《劝学》的深意，更没有过多的联想。记得那时候太阳一落山，到处黑灯瞎火，一家老小一般都早早上床睡觉。唯独我母亲操劳家务，点亮一盏小油灯，放在桌旁，缝缝补补，做针线活。我则借着灯光，读课文，写大字，做算术题，经常如此。有时候，眼皮打架，硬撑着；不知何时，我便趴在桌旁睡着了。次日一早醒来，我神清气爽，才知道又是母亲轻手轻脚把我抱到小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小学毕业，考上浮山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年13周岁。此前，我从未离开父母，出过远门。到校头天夜里，我兴奋莫名，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何时进入梦乡。忽然，听到公鸡打鸣，睁开朦胧睡眼，赫然发现母亲掌灯站在床边，轻声说道：“该起床啦，免得学友叫门等候呀。”轻声提醒后，又转身到灶台忙活。我洗漱毕，吃过美味的蛋炒饭，天刚蒙蒙亮。父母送儿走了很远，千叮咛万嘱咐，泪



采野茶

潘光友

我素来爱喝绿茶。伏案钻研电气文章，百思不得其解时，思维便如线路短路，苦思许久也寻不到症结。每到这时，泡上一杯浓茶，大口饮下，沁人心脾的茶香便牵引着思维转了个弯，先前的难题，竟也很快迎刃而解。煮茶、品茶的繁琐工序于我而言太过刻意，日常所喝，要么是茶店随手购买，要么便是自己上山采的野茶。绿茶素有“国饮”之称，是民间公认的健康之液、灵魂之饮，提神清心、消食化痰、生津止渴，诸多益处藏于一叶之间。现代研究也证实，茶叶中的茶多酚对心脑血管疾病等亦有一定药理功效。除却这些益处，更贪恋那一口源自山野的清醇，那是市井茶铺里难以寻得的本真滋味。

我的故乡铜陵，这里的春天总来得格外早。春风轻拂，山青、水碧，柳丝抽绿，百花争妍，鱼儿在春水间畅游，蝶舞蜂飞，穿梭于花蕊间采蜜传粉。大自然以天地为卷，以浓淡色彩为墨，将铜都的春色绘成了一幅鲜活的山水画卷。

清明到谷雨，是采茶的最佳时节。江南多茶园，山间的这些野茶，说“野”也不尽然，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体垦荒种下的茶林。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户打理自家田地，集体茶林便无人照料，不施肥、不除虫，任其在山野间自生自长，久而久之，便成了如今野趣盎然的模样。

离住处四公里外，便是绵延群山，一座不高不陡的山上，开闢隐藏着大片这样的茶林，山洼里还留着一座废弃的尾砂坝。每逢周末，邻里妇女相邀上山采茶，我和妻子也常加入其中。妻子在家排行老大，农活娴熟，手脚格外麻利。采茶要赶早，天刚亮，我们便背着背篓，装上水和干粮，踏着晨露上山。山间春景比山下更有韵味，野桃树在翠绿枝叶间探出头，粉红花瓣绽成一张张笑脸；一簇簇映山红从草丛、刺篱里钻出来，像羞赧的少女，在春风里时隐时现。画眉与山雀在枝头唱着清脆婉转的歌，像是热情迎接来客。我只顾赏景拍照，屡屡忘记采茶，总要妻子再三催促才肯动手。

行至开阔茶林，一垄垄茶树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枝头挺立着嫩绿的“两刀一枪”茶芽，在和风里轻轻摇曳，淡淡茶香萦绕鼻尖，沁人心扉。妻子将背篓反系在腹部，食指与中指捏住茶芽尖，手指在枝叶间灵活翻飞，轻轻一掐，嫩芽便落入布袋，目光专注，手法老练，没有一片茶芽掉落。我打趣她练了“双手擒拿式”武功，妻子嗔怪，让我亲身体验采茶的辛苦，看日落前能采多少。

我学着妻子的样子背上背篓，笨

眼婆娑地劝儿别想家，我和两个学友各自挑着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停留，随后加快步伐，走过一村又一村，步行70多里，终于在太阳落山前高兴地跨进校门。先到校的学长领着我们办好入学手续，吃过晚饭，安顿好宿舍铺位，坐上床沿，这才感觉到脚底板血泡早已磨破，咬牙撕下粘连的袜子，倒头便睡。所幸虽苦犹甜，从此踏上了勤奋求学的中学时代快乐之路。我记得，1950年4月3日第一次享受4天春假，我和两位同乡学友一道，归心似箭，匆匆吃过晚饭，竟趁夜路步行回家。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推开家门，看到母亲正在灯旁纳鞋底；母亲又高兴又责怪：“夜里赶路多危险！”不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便递到我的手上。我边吃美味边看母亲，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田。我记得，浮中语文老师冯蓝田文情并茂地吟诵并讲解了唐代诗人孟郊的千古绝唱《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联想到《劝学》诗句“三更灯火五更鸡”，不仅有好学男儿在苦读，还有慈母在为儿操劳，一阵阵母爱的春风，拂面而来。

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母亲撑起一把大伞，为我遮风挡雨；母亲节衣缩食，为我缝制新衣；母亲含辛茹苦，送我上了中学，读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母亲操劳一生，走完一生，有多少对我难以言明的期待，有多少为我欢笑、为我落泪的点点滴滴。母亲离世已50多年，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每逢清明、冬至，我都要到父母的坟墓前跪拜啜泣，呆坐良久。思念、愧疚、醒里梦里，慈母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我责怪自己，也奉劝亲友，对父母要及时尽孝，报答养育之恩；否则，“子欲孝而亲不待”，会后悔终生。为此，我效仿《劝学》，说几句心里话：“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慈母劳累时。黑发不知尽孝早，白首方悔感恩迟。”



身为枞阳人，少年时却与浮山中学失之交臂，不可说是件憾事。1982年，我考上师范离开家乡，浮山遂成多年魂牵梦萦之地。今与同学结伴八人同游，终偿夙愿。

皖江之畔，枞阳境内，浮山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静卧于白荡烟波之上。自古便有“山浮水面水浮山”的妙语，它三面临水、一面靠山，既有火山地质造就的奇险风貌，又有千年文脉浸润的温润气质。浮山以三十六岩、七十二洞闻名，一岩一景致，一洞一传说，而真正赋予这座山灵气与风骨的，是遍布崖壁的摩崖石刻。它们如同镌刻在山石上的史书，写在山川间的文章，为秀丽山水添了一份穿越千年的文气。

金谷岩是浮山最开阔、最具气势的岩洞。岩壁宽数十米，高数十丈，洞穴深邃宽敞，可容百人聚集。这里曾是香火鼎盛的佛教圣地，佛像庄严，石刻造像古朴传神，衣袂飘然、神情慈悲，宋元明清的香火余韵，仿佛仍在石缝间萦绕不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雅集题咏，石壁上唐宋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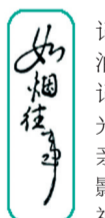


云梯映翠

新疆 摄

心中那盏煤油灯

刘欣华



在大多数70后人的记忆里，都深藏着一盏煤油灯，那盏灯一直照亮着记忆深处。在昏黄的灯光里，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那年轻而又忙碌的身影，父亲坚毅又果敢的眼神，还有哥哥们在灯下发愤苦读的面容。如今，时光流转，多少年华已远去。那人，那景，那情，却依然珍藏在心中。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候，皖南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没有通电，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贫穷落后，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产队里集体劳作，妇女们下工后，往往天都快黑了，一路小跑回家去做饭。乡村的小路上人来人往，放学的孩童，暮归的老牛，村庄上升起的袅袅炊烟。

到了晚上天黑了的时候，煤油灯便成了黑夜里的主角。我记得家里那时有两盏煤油灯，一盏灯在厨房里供妈妈烧饭做家务，另一盏灯则摆放在正屋客厅的条几上，等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会点燃。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煤油灯透过薄薄的玻璃灯罩发出昏黄柔和的灯光，显得温暖而又安宁。吃过晚饭，父亲去队部里开会，母亲做完家务便坐在灯下纳鞋底。屋里静悄悄的，偶尔能听到烟花爆开时的“噼啪”声，母亲手中的铁针穿过厚厚的鞋底发出的“吱吱”声，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我和哥哥在做作业，默默书写着自己未知的人生旅程。父亲回来时偶尔会调亮灯盏，他怕微弱的灯光伤害到孩子们的眼睛，我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煤油在当时是金贵的稀缺商品。

我七八岁的时候，部分乡村开始试行通电了，村民们齐声喝彩，从

的题刻清晰可辨，或记叙游览，或抒发情怀，或赞叹山水，或参悟禅意，一笔一画藏心意，一字一句成文章。金谷岩的厚重，不只在山势雄伟，更在于石间绵延千年的文脉。

雪浪岩堪称浮山最富画意的景致。赭红色岩壁纹理纵横，白纹似飞雪、如惊涛，远观如巨浪拍岸，近赏似水墨画卷。大自然以风雨为笔、山石为纸，绘就了这天地间的壮阔奇景。明代高僧三槐法师见此胜景，欣然题写“雪浪岩”三字，一语点睛，山水增色。山石本无言，因文字而得名；风景本无形，因题刻而有魂。雪浪岩之美，是自然造化与文人情怀相融的人文之美。

若说岩洞是浮山的形体，摩崖石刻便是浮山的灵魂。行走山间，岩间路旁随处可见题刻，大字如斗、笔力刚劲，小字方寸、工整秀丽。“洗心处”“一线天”“首楞岩”“江南会胜”等题字，寥寥数字意境尽显。题刻者有官员雅士、高僧隐士，亦有游子过客。历经千年风雨，石面渐老，字迹依旧清晰，明书法家雷鲤的草书潇洒流畅、清学者刘凡的楷书端庄沉稳、清桐城知县周符和的诗句清雅旷达……不同时代的心声刻于同石，让浮山有了跨越千年

的对话。浮山文韵，藏于一山一石、一碑一刻，古人将对山水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镌于岩石，后人驻足凝望，仍能感受那份从容风雅。山因文而名，文因石而久，这正是浮山最动人之处。

滴水洞隐于深山幽谷，未入洞先闻水声。崖壁清泉常年滴落，如玉珠坠潭，清脆悦耳，在水潭漾起细微波纹。洞口峭壁对峙，天光一线，洞内奇石错落，清幽静谧。岩壁“洗心处”三字醒目，听泉观刻，尘俗杂念尽被涤荡。古人在此听泉题字、静坐修身，将一洞山水化为清心净虑的秘境。滴水洞之妙，不在幽深奇险，而在清心文心。

棋盘洞因石盘石椅得名，相传为仙人对弈之所，石盘犹在，似千年棋局未终。坐于石上远眺，长江如带，九华如笋，山风拂面，心胸豁然开朗。洞壁石刻古朴苍劲，前人题诗留言，抒怀言志。一局棋、一山景、一壁字，尽显闲

逸旷达，藏着刻在石上的人生智慧。金鸡洞悬于玉女峰峭壁，地势险峻，更添神秘。金鸡鸣山、高僧探洞的传说，为这里蒙上传奇色彩。此地游人稀少，保留着原始山野气息，壁间旧刻虽不显眼，却默默见证岁月变迁。浮山的每一处岩洞，都藏着故事与不曾中断的文化根脉。

一山千岩秀，一石万年文。浮山之美，在火山奇貌、山水灵秀，更在千年文脉沉淀的雅致。金谷岩的庄严、雪浪岩的雄奇、滴水洞的清幽、棋盘洞的旷达、金鸡洞的神秘，勾勒出浮山风骨；满山摩崖石刻，将山之灵魂镌刻于时光深处。

一岩一洞天，一石一文章。古人留笔墨，今人悟山水。浮山不言，石刻有声，文脉不绝，韵味悠长。这座皖江边的文化名山，始终以温润姿态，等候每一位静心品读它的游人。



初夏的风，体感最为舒适。

春风乍暖还寒，盛夏的风又有几许酷热。初夏的风，最有分寸感，温度和氛围拿捏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初夏的风，温润了山林。春天到来时，山坡上的枯草发出嫩芽，萧条的树枝亦生出嫩绿的新叶。不过，这些绿色的风景星星点点，还有些稚嫩，还有些羞涩，尚未成气候。一到初夏，山林里的绿便开始泼墨挥毫气势磅礴。每一棵树木都在努力绽放生命的激情，每一株野草都在忘情书写青春的芳华。山林一日日滋润起来，丰满起来，绿得酣畅淋漓，绿得密不透风，绿得无所顾忌。那青翠欲滴的绿，令人悦目赏心，五脏六腑犹如绸缎一般熨帖。

初夏的风，吹绿了天空。小区附近有一座森林公园。周末，我沿着蜿蜒的盘山绿道散步。绿色已然占领公园的杳杳冥冥。香樟树、小叶榕树、黄葛树、芒果树等枝繁叶茂，绿荫浓密，遮天蔽日。那层层一团团的绿，随着地势连绵起伏，犹如雾锁春山。举目仰望，天空也是绿意盎然，仿佛深不见底而又风平浪静的大海。霎那间，我有些神思恍惚，不知今夕何夕，莫非走进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

初夏的风，吹来了轻盈。画眉鸟儿欢快的叫声冲上云霄，清澈、激昂，没有任何顾虑。燕子灵巧地上下翻飞，就像身体失去重量。湖中的鱼儿，不经意间跃出水面，掀起朵朵浪花。相亲相爱的人啊，携手并肩，衣袂飘飘，裙裾飞扬，欢快的旋律耳畔回响。

初夏的风，唤醒了尘封的记忆——那时，她和我还是青葱少年，又都贫困纠缠。十几元的学费就像挤牙膏一样，怎么也挤不出来。我们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她，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扑在书本上。我亦是沉浸于功课中心无旁骛，回家或上学路上仍在争分夺秒温习英语单词。令人欣慰的是，我俩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女生中第一，我是男生中第一。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时兴考中专“跳农门”。一旦考上，农村户口随即转为商品户口，毕业包分配，从此端上“铁饭碗”。

中考前夕，同学青山邀请五六位要好的同学去他家做客。她和我均有幸位列其中。午饭时，我们几位同学在青山带领下，沿着村前河畔散步。杨柳依依，鸟儿在枝头唱歌；河水哗哗，鱼虾于草丛嬉戏。她和我走在一起。她说希望老天爷保佑，我们都能实现梦想。我安慰她，同时也是给自己加油：天道酬勤，我们定将如愿以偿！她莞尔一笑，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温柔的涟漪。我们并肩走着。我摆动的右手突然触碰到她的左手，霎那间，像是触电一般，心跳加速，不知所措。我偷抬眼看她，她的脸庞亦飞起红霞……我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她说：“我们掉队了！”飞快追上前面的同学。

蝉声退潮时，她和我都得偿所愿。再后来，我们各自有了家庭，天各一方。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心地单纯透明，如同一张白纸，一滴荷叶上的露珠，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很敏感。因此，异性间的不经意接触总是叫人怦然心动，并且难以忘怀。

初夏的风

涂后智